

金庸作品全集修订版（全36册）【史上最畅销版本！重温一代人的记忆！首次阅读推荐此版本！】

作者：金庸

总目录

[书剑恩仇录\(上\) \(经典版\)](#)
[书剑恩仇录\(下\) \(经典版\)](#)
[碧血剑\(上\) \(经典版\)](#)
[碧血剑\(下\) \(经典版\)](#)
[射雕英雄传\(一\) \(经典版\)](#)
[射雕英雄传\(二\) \(经典版\)](#)
[射雕英雄传\(三\) \(经典版\)](#)
[射雕英雄传\(四\) \(经典版\)](#)
[神雕侠侣\(一\) \(经典版\)](#)
[神雕侠侣\(二\) \(经典版\)](#)
[神雕侠侣\(三\) \(经典版\)](#)
[神雕侠侣\(四\) \(经典版\)](#)
[雪山飞狐 \(经典版\)](#)
[飞狐外传\(上\) \(经典版\)](#)
[飞狐外传\(下\) \(经典版\)](#)
[倚天屠龙记\(一\) \(经典版\)](#)
[倚天屠龙记\(二\) \(经典版\)](#)
[倚天屠龙记\(三\) \(经典版\)](#)
[倚天屠龙记\(四\) \(经典版\)](#)
[连城诀 \(经典版\)](#)
[天龙八部\(一\) \(经典版\)](#)
[天龙八部\(二\) \(经典版\)](#)
[天龙八部\(三\) \(经典版\)](#)
[天龙八部\(四\) \(经典版\)](#)
[天龙八部\(五\) \(经典版\)](#)
[侠客行\(上\) \(经典版\)](#)
[侠客行\(下\) \(经典版\)](#)
[笑傲江湖\(一\) \(经典版\)](#)
[笑傲江湖\(二\) \(经典版\)](#)
[笑傲江湖\(三\) \(经典版\)](#)
[笑傲江湖\(四\) \(经典版\)](#)
[鹿鼎记\(一\) \(经典版\)](#)
[鹿鼎记\(二\) \(经典版\)](#)
[鹿鼎记\(三\) \(经典版\)](#)
[鹿鼎记\(四\) \(经典版\)](#)
[鹿鼎记\(五\) \(经典版\)](#)

目录

[图辑](#)

[第一回 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快剑识青翎](#)

[第二回 金风野店书生笛 铁胆荒庄侠士心](#)

[第三回 避祸英雄悲失路 寻仇好汉误交兵](#)

[第四回 置酒弄丸招薄怒 还书贻剑种深情](#)

[第五回 乌鞘岭口拚鬼侠 赤套渡头扼官军](#)

[第六回 有情有义怜难侣 无法无天振饥民](#)

[第七回 琴音朗朗闻雁落 剑气沉沉作龙吟](#)

[第八回 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涵动万乘](#)

[第九回 虎穴轻身开铁铐 狮峰重气掷金针](#)

[第十回 烟腾火炽走豪侠 粉膩脂香鞞至尊](#)

[返回总目录](#)

图辑

封面：黄胄作“维吾尔族少女”。原图为作者所藏。

印章：黄易作“登山观海”。黄易，杭州人，西泠八家之一，该印边款谓作于丙辰年。乾隆于丙辰年登基，丙辰年退位，整整在位六十年。黄易生于乾隆九年，卒于嘉庆七年，因此该印作于嘉庆元年。乾隆退位后，宫中时宪书仍用乾隆年号，嘉庆元年即乾隆六十一年。该印为作者所藏，幼时不知宝爱，收藏未妥，笔划有残缺矣。

古塞驼铃：时人钱松岩作。由此图可以想像霍青桐率众东来夺经、陆菲青塞上行旅之情景。

乾隆采芝图：乾隆时为宝亲王，年二十四岁。图有乾隆自题诗，下有梁诗正题诗，时为雍正甲寅夏四月，即雍正十二年。乾隆自号长春居士，题款下有“宝亲王印”、“长春居士”小方章各一，诗中自赞“何来潇洒仙都客，霞巾仿佛南华仙”。由此图可想像陈家洛与福康安之容貌。梁诗正，杭州人，乾隆时为东阁大学士。

乾隆游江南图：清代年画。

乾隆阅射图：郎世宁作。郎世宁为意大利人，原名 Josephus Castiglione (1688—1768) 耶稣会教士，于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，因擅于绘画而为清廷供奉。作画工细逼真，虽乏意境，但可代摄影。

乾隆南巡阅兵图。

哈萨克人贡马图：郎世宁作。乾隆坐而纳贡，意甚闲适。现哈萨克人居地一部份已为苏联所并吞。

上：乾隆南巡时之行营—该图与“南巡阅兵图”均为南巡长卷之一部份，原图现藏巴黎 Guimet 博物馆。
下：长春园图卷—郎世宁作。长春园为西式建筑。乾隆身畔陪坐之嫔妃亦穿西服，据说即香妃。

乾隆所绘之“烟波钓艇”图：作于乾隆九年，时年三十四岁。

乾隆临赵孟俯书：是否即赠于名妓玉如意者，不详，待考。

董邦达作“天竺寺图”：陈家洛与乾隆在杭州天竺初次相遇。董邦达，浙江富阳人，乾隆时任工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。于乾隆游江南前先绘“西湖四十景”作游览指南，每图均有乾隆题诗。乾隆题记云：“董邦达所作西湖诸景，辛未南巡，携之行笥，遇境辄相印证，信能曲尽其胜。”又云：“即景成吟，辞不尽高，质之图中邱壑，略得梗概云。”自谦题诗“辞不尽高”，意思说大部分是高的。本图为四十景之一，乾隆题诗：“屈曲泉流绕石林，到来竺宇畅幽寻。了知说法无多子，且喜入山不厌深。七佛总空法化报，三生曾话去来今。未能习静催归辔，已听钟流云外音。”图右为西湖。图中远处之山即狮峰，王维扬与张召重比武处。本图承画家唐鸿先生借用。

□

海宁城及海塘：录自“海宁州志稿”，家兄良鉴所赠。

第一回 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快剑识青翎

清乾隆十八年六月，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，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书房。上午老师讲完了《资治通鉴》上《赤壁之战》的一段书，随口讲了些诸葛亮、周瑜的故事。午后本来没功课，那女孩子却兴犹未尽，要老师再讲三国故事。这日炎阳盛暑，四下里静悄悄地，更没一丝凉风。那女孩子来到书房之外，怕老师午睡未醒，进去不便，于是轻手轻脚绕到窗外，拔下头上金钗，在窗纸上刺了个小孔，凑眼过去张望。

只见老师盘膝坐在椅上，脸露微笑，右手向空中微微一扬，轻轻吧的一声，好似什么东西在板壁上碰。她向声音处望去，只见对面板壁上伏着几十只苍蝇，一动不动。她十分奇怪，凝神注视，却见每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。这针极细，隔了这样远原是难以辨认，只因时交未刻，日光微斜，射进窗户，金针在阳光下生出了反光。

书房中苍蝇仍是嗡嗡的飞来飞去，老师手一扬，吧的一声，又是一只苍蝇给钉上了板壁。那女孩子觉得这玩意儿比什么游戏都好玩，转到门口，推门进去，大叫：“老师，你教我这玩意儿！”

这女孩子李沅芷是总兵李可秀的独生女儿，是他在湘西做参将任内所生，给女儿取这名字，是纪念生地之意。

教书先生陆高止是位饱学宿儒，五十四五岁年纪，平日与李沅芷谈古论今，师生间倒也甚是相得。这一天陆高止因受不了青蝇苦扰，发射芙蓉金针，钉死了数十只，那知却给女弟子在窗外偷看到了。他见李沅芷一张清秀明艳的脸蛋红扑扑地显得甚是兴奋，当下淡淡的道：“唔，怎么不跟女伴去玩儿，想听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，是不是？”李沅芷道：“老师，你教我这好玩的法儿？”陆高止道：“什么法儿呀？”

李沅芷道：“用金针钉苍蝇的法儿。”说着搬了张椅子，纵身跳上，细细瞧了一会，把钉在苍蝇身上的金针一枚枚拔下来，用纸抹拭干净，交还老师，说道：“老师，我知道，你这不是玩意儿，是非常高明的武功，你非教我不可。”她有时跟随父亲在练武场上盘马弯弓，也学过一些武艺。陆高止微笑着：“你要学武功，扶风城周围几百里地，谁也及不上你爹爹武艺高强。”李沅芷道：“我爹爹只会用弓箭射鹰，不会用金针射苍蝇，你若不信，我便问爹爹去，看他会不会。”

陆高止沉吟半晌，知道这女弟子聪明伶俐，给父母宠得惯了，行事很有点儿任性，年纪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娇滴滴的可不易对付，于是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明儿早你来，我教你。现在你自己去玩罢。我打苍蝇的事不许跟别人说，不论是谁知道了，我就决不教你。”

李沅芷真的不对人提起，整晚就想着这件事。第二天一早就到老师书房里来，一推门，不见老师的人影，只见书桌上镇纸下压着一张纸条，忙拿起来看时，见纸上写道：

“沅芷女弟青览：汝心灵性敏，好学善问，得徒如此，夫复何憾。然汝有立雪之心，而愚无时雨之化，三载滥竽，愧无教益，缘尽于此，后会有期。汝智变有余，而端凝不足，古云福慧双修，日后安身立命之道，其在修心积德也。愚陆高止白。”

李沅芷拿了这封信，怔怔说不出话来，泪珠已在眼眶中滴溜溜的打转，心中只道：“老师骗人，我不来，我不来！”便在此时，忽然房门推开，跌跌撞撞的走进一个人来，正是那位已经留书作别的陆老师。但见他脸色惨白，上半身满是血污，进得门来，摇摇欲堕，扶住椅子，幌了两幌，便倒在椅上。李沅芷惊叫：“老师！”陆高止说得一声：“关上门，别做声！”就闭上眼不言不语了。李沅芷究是将门之女，平时抡刀使枪惯了的，虽然惊慌，还是依言关上了门。

陆高止缓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沅芷，你我师生三年，总算相处不错。我本以为缘份已尽，那知还要碰头。我这件事性命攸关，你能守口如瓶，一句不漏吗？”说罢双目炯炯，直望着她。李沅芷道：“老师，我听你吩咐。”陆高止道：“你对令尊说，我病了，要休息半个月。”李沅芷答应了。陆高止又道：“你要令尊不用请医生，我自己会调理。”隔了半晌，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陆高止待李沅芷走后，挣扎着取出刀伤药敷上左肩，用布缠好，不想这一费劲，眼前一黑，竟“哇”地吐了一大口血。

原来这位教书先生陆高止真名陆菲青，乃武当派大侠，壮年时在大江南北行侠仗义，端的名震江湖，原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屠龙帮是反清的秘帮，雍正年间声势十分浩大，后来雍正、乾隆两朝厉行镇压，到乾隆七八年时，屠龙帮终于落得瓦解冰消。陆菲青远走边疆。当时清廷曾四下派人追拿，但他为人机警，兼之武功高强，得脱大难，但清廷继续严加查缉。陆菲青想到“大隐隐于朝、中隐隐于市、小隐隐于野”之理，混到李可秀府中设帐教读。清廷派出来搜捕他的，只想到在绿林、寺院、镖行、武场等地寻找，那想得到官衙里一位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，竟是武功卓绝的钦犯。

那晚陆菲青心行藏已露，此地不可再居，决定留书告别。他行囊萧然，只随身几件衣服，把一口白龙剑裹在里面，打了个包裹，等到二更时分，便拟离去，别寻善地。

他盘膝坐在床上，闭目养神，远远听到巡更之声，忽然窗外一响，有人从墙外跃入。陆菲青跃下床来，随手将长袍一角拽起，塞在腰带里，另一手将白龙剑轻轻拔出。

只听得窗外一人朗声发话道：“陆老头儿，一辈子躲在这里做教书匠，人家就找你不到吗？乖乖跟爷们上京里打官司去吧！”陆菲青心知来人当非庸手，也决不止一人，敌人在外以逸待劳，不出去不行，从窗中出去则立遭攻击，当下施展壁虎游墙功，悄声沿壁直上，抓住天窗格子，喀喀两声，拉断窗格，运气挥掌一击，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。下面的人“咦”了一声，一枝甩手箭打了上来，大叫：“相好的，别跑。”陆菲青侧身一让，低声喝道：“朋友，跟我来。”展开轻功提纵术向郊外奔去，回头只见三条人影先先后后的追来。

他一口气奔出六七里地。身后三人边追边骂：“喂，陆老头儿，亏你也算是个成名人物，这么不要脸，想一走了之吗？”陆菲青浑不理睬，将三人引到扶风城西一个山岗上来。

他把敌人引到荒僻之地，以免惊动了东家府里，同时把来人全数引出，免得己在明而敌在暗，中了对方暗算，奔跑之际，也可察知敌方人数和武功强弱。他脚下加紧，顷刻之间又赶出十余丈，听着追敌的脚步之声，已知其中一人颇为了得，余下二人却是平庸之辈。

陆菲青上得岗来，将白龙剑插入了剑鞘。三名追敌先后赶到，见他止步转身，也不敢过份逼近，三人丁字形站着，一人在前，两人稍后。陆菲青于月光下凝目瞧在前那人，见他五十上下年纪，又矮又瘦，黑黝黝一张脸，两撇燕尾须，长不盈寸，精干矫健，相貌依稀熟悉。他身后两人一个身材甚高，另一人是个胖子。

那瘦子当先发话道：“陆老英雄，一晃十八年，可还认得焦文期么？”陆菲青心中一凛：“果然是他！”

原来焦文期是关东六魔中的第三魔，十八年前在直隶滥杀无辜，给陆菲青撞上了，出手制止，当时手下留情，未曾赶尽杀绝，只打了他一掌。焦文期引为奇耻大辱，誓报此仇，这次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室之聘，赴天山北路寻访一个要紧人物，西来途中，无意间得知了陆菲青的行踪，于是率领了陕西巡抚府中两名高手，也不通知当地官府和李可秀，迳自前来寻仇拿人。

陆菲青拱手道：“原来是焦文期焦三爷，十多年不见，竟认不出来了。这两位是谁，焦三爷给我引见引见。”焦文期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声，指着那胖子道：“这是我盟弟罗信，人称铁臂罗汉。”指着那高身材的人道：“这是两湖豪杰玉判官贝人龙。你们多亲近亲近。”罗信说了声：“久仰。”贝人龙却抬头向天，微微冷笑。

陆菲青道：“三更半夜之际，竟劳动三位过访，真是想不到。却不知有何见教？”焦文期冷然道：“陆老英雄，十八年前，在下拜领过你老一掌之赐，这只怨在下学艺不精，总算骨头硬，命不该绝，这几年来多学到了三招两式的毛拳，又想请你老别见笑，指指点点，这是为私。你老名满天下，朝廷里要请你去

了结几件公案。我兄弟三人专诚拜访，便是来促请大驾，这是为公。”

陆菲青明知今晚非以武力决胜败不可，但他为人本就深沉，这些年来饱经忧患，处事更加稳重，拱手说道：“焦三爷，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。当年在下得罪你之处，这里给你赔礼了！”说罢深深一揖。贝人龙“呸”了一声，大声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陆菲青眸子一翻，冷冷的盯住了他，森然道：“陆某行走江湖，数十年来薄有微名，平生可没做过一件给武林朋友们瞧不起的事。”转头向焦文期道：“焦三爷说找在下既是为私，亦复为公。当年咱们年轻好胜，此时说来不值一笑。你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，我这里给你赔过了礼。至于说到公事，姓陆的还不致于这么不要脸，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。你们要拿我这几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，嘿嘿，请来拿吧！”他目光依次从三人脸上扫过，说道：“三位是一齐上呢？还是那一位先上？”

大胖子罗信喝道：“有你这么多说的！”冲过来对准陆菲青面门就是一拳。陆菲青不闪不让，待拳到面门数寸，突然发招，左掌直切敌人右拳脉门。罗信料不到对方来势如此之快，连退三步，陆菲青也不追赶，罗信定了定神，施展五行拳又猛攻过来。

焦文期和贝人龙在一旁监视，两人各有打算。焦文期是一心报仇，这些年来在铁琵琶手上痛下功夫，本领已大非昔比，但当年领教过陆菲青的无极玄功拳，真是非同小可，他想先让罗信和贝人龙耗去对手大半气力，自己再行上场，便操必胜。贝人龙却只想拿到钦犯，让总督给他保荐一个功名。

罗信五行拳的拳招全取攻势，一招甫发，次招又到，一刻也不容缓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生相克，连续不断。他数击不中，突发一拳，使五行拳“劈”字诀，劈拳属金，劈拳过去，又施“钻”拳，钻拳属水，长拳中又叫“冲天炮”，冲打上盘。陆菲青的招术则似慢实快。一瞬之间两人已拆了十多招。以罗信的武功，怎能与他拆到十招以上？只因陆菲青近年来深自收敛，知道罗信这些人只是贪图功名利禄，天下滔滔，实是杀不胜杀，是以出手之际，颇加容让。

这时罗信正用“崩”拳一挂，接着“横”拳一闾，忽然不见了对方人影，急忙转身，见陆菲青已绕到身后，情急之下，便想拉他手腕。他自恃身雄力大，不怕和对方硬拚，那知陆菲青长袖飘飘，倏来倏往，非但抓不到他手腕，连衣衫也没碰到半点。罗信发了急，拳势一变，以擒拿手双手急抓。陆菲青也不还招，只在他身边转来转去。数招之后，罗信见有可乘之机，右拳挥出，料到陆菲青必向左避让，随即伸手向他左肩抓去，一抓到手，心中大喜，那知便是这么一抓，自己一个肥大的身躯竟平平的横飞出去，篷的一声，重重实实的摔在两丈之外。他但觉眼前金星乱进，双手一撑，坐起身来，半天摸不着头脑，傻不楞的坐着发呆，喃喃咒骂：“妈巴羔子，奶奶雄，怎么搅的？”

原来陆菲青使的是内家拳术中的上乘功夫，叫做“沾衣十八跌”。功力深的，敌人只要一沾衣服，就会直跌出去，乃当年“千跌张”传下的秘术，其实也只是借势用劲之法。陆菲青的功力还不能令敌人沾衣就跌，但罗信出尽气力来抓，手一沾身，就被他借劲掳出。

焦文期双眉一皱，低声喝道：“罗贤弟起来！”贝人龙一声不作，冷不防的扑上前去，一招“双龙抢珠”，双拳向陆菲青击去。陆菲青身子一晃，人影无踪。贝人龙忽觉背上被人一拍，只听得背后说道：“你再练十年！”

贝人龙急转回身，又不见了陆菲青，想再转身，不意脸上拍拍两声，中了两记耳光，手劲奇重，两边脸颊登时肿了起来。陆菲青喝道：“小辈无礼，今日教训教训你。”只因贝人龙适才言语刻薄，是以陆菲青一上来便以奇快的身法打他一个下马威。这背上一拍，脸上两掌，只消任何一招中稍加劲力，贝人龙便得筋碎骨断，立时毙命。但他是武林前辈，也不和这些人一般见识。

焦文期眼见贝人龙吃亏，一个箭步跳上，人尚未到，掌风先至。陆菲青知道这关东六魔中第三魔非其余两人可比，不敢存心戏弄，当下施展本门无极玄功拳，小心应付。焦文期的铁琵琶手得自洛阳韩家真传，一记“手挥五弦”向陆菲青拂去，出手似乎轻飘无力，可是虚虚实实，柔中带刚，一临近身就骈指似铁，实兼铁沙掌和鹰爪功两家之长。

陆菲青见焦文期功力甚深，颇非昔比，低喝一声：“好！”，一个“虎纵步”，闪开正面，踏前一步，已到了焦文期右肩之侧，右掌一招“划手”，向他右腋击去。焦文期急忙侧身分掌，“琵琶遮面”，左掌护身，右手“刀枪齐鸣”，弓起食中两指向陆菲青点到。拆得七八招，陆菲青身形一矮，一个“印掌”，掌风飒然，已沾对方前襟。他心存厚道，见焦文期数十年功力，不忍使之废于一旦，这一掌只使了五成力，盼他自知惭愧，就此引退。

陆菲青手下留情，这一掌蕴劲回力，去势便慢，焦文期明知对方容让，竟然趁势直上，乘着陆菲青哈哈一笑、手掌将缩未缩、前胸门户洞开之际，突然左掌“流泉下山”，五指已在他左乳下猛力一戮。陆菲青出于不意，无法闪避，竟中了铁琵琶手的毒手。但他究是武当名家，虽败不乱，双掌一错，封紧门户，连连解去焦文期的随势进攻，稳步倒退，一面调神凝气，不敢发怒，自知身受重伤，稍一暴躁，今夜难免命丧荒山。

焦文期得手不容情，那肯让对方有喘息之机，“银瓶乍破”、“铁骑突出”，铁琵琶手中的厉害招术一招紧似一招。陆菲青低哼一声，白龙剑出手，刷刷刷三招，全是进手招数。焦文期连闪带跳，避了开去，大叫：“并肩子上啊，老儿要拚命！”

贝人龙更不打话，一对吴钩剑分上下两路，左奔咽喉，右刺前阴，向陆菲青攻来。吴钩剑名虽是剑，实是双钩，不过钩头上多了一个剑尖，除了钩法中的勾、拉、锁、带之外，还夹着双剑的路子。双钩不属十八般武器之内，极为阴狠难练，初学时稍有疏虞，不是被月牙护手所伤，便是拗劲掣肘，发不出招，但练成了之后，招数却着实厉害。陆菲青见双钩一出，当即留神，展开柔云剑术中的“杏花春雨”、“三环套月”，连连进击。罗信取出七节钢鞭，也加入战团，力大招沉。陆菲青不敢以剑刃硬碰钢鞭，剑走轻灵，削他手指。罗信“啊”的一声，跳了开去。焦文期铁牌一拍，铮铮有声，向陆菲青后脑砸去。

焦文期是在洛阳韩家学的武艺。韩家铁琵琶手至韩五娘而达大成，余掌法外，兵器用的是一只精铁打成的琵琶。这琵琶两边锋利，攻时如板斧，守时作盾牌，琵琶之腹中空，藏有十二枚琵琶钉，一物三用，端的厉害。焦文期嫌琵琶是女子弹弄之物，在江湖上使用出来，被口齿轻薄之人损上几句可受不了，是以别出心裁，打造了一面铁牌，形状虽异，使用手法和师门所传的铁琵琶并无二致。

陆菲青听得脑后风生，侧首向左，铁牌打空，回手就是一剑。他柔云剑术连绵不断，焦文期横铁牌硬挡，白龙剑顺着铁牌之势又攻了过去。不论拳脚还是兵器，一招既出，再次出招，自必收回再发，柔云剑术的妙诣却在一招之后，不论对方如何招架退避，第二招顺势跟着就来，如柔丝不断，春云绵绵。

贝人龙和罗信见焦文期被逼得手忙脚乱，忙从陆菲青后面左右击来，三人一牌一鞭一对双钩，将他裹在中间。陆菲青这时胸口隐隐作痛，知道内伤起始发作，柔云剑术虽然厉害，可是刚将一人缠住，另外两人立即从侧面击来，不得不分手招架，心道：“不想我陆菲青一世英雄，今日命丧鼠辈之手。”自忖心存忠厚，反遭暗算，不禁愤火中烧，一个气往上冲，竟尔迭遇险招，念头一转，眼见今日落败，须当先脱此难，养好伤后，再找关东六魔报仇。他打算已定，不求当场毙敌，反而心平气和，内家武功讲究的是心稳神定，这一凝神，一柄白龙剑四面八方把自身笼罩住了，任凭对方三人如何变招，再也攻不进来。

罗信叫道：“焦三爷，咱们缠住他，打不赢，还怕累不死他吗？”焦文期道：“对，待会儿罗兄弟割了老儿的头去请功。”贝人龙道：“他那把剑好，焦三爷，我要了成么？”他们三人一吹一唱，竟把陆菲青当作死人看待，明着是要激他个心浮气粗。

陆菲青向罗信刷刷两剑，待他急闪退避，露出空隙，白龙剑“满天花雨”四下圈挥，一个箭步，跳了出去。罗信狂喊：“不好，老儿要扯呼！”陆菲青展开轻功提纵术，向山下跑去，既已脱出包围，料得这三人轻功不及自己，再也追赶不上。焦文期一按铁牌上机括，三枚琵琶钉带着一股劲风向他背心射来。陆菲青挥剑打飞射向上盘的两枚琵琶钉，双脚一跳，又躲开了射向下三路的一枚。他知道琵琶钉上全是倒刺，一射进肉里，有如生根，如用力扯拔，非连肉拉下来一大块不可，若伸手去接，亦上大当。他躲过暗器，正想飞奔下山，那知一个踉跄，一口气竟然提不上来，同时胸口剧痛，眼前一片昏黑。

焦文期等三人见他脚步散乱，知他内伤发作，心中大喜，又围了上来。陆菲青舞剑奋战，四人又拆了十

几招。陆菲青发觉右膀一用力，便牵连左胸剧痛，当下剑交左手，一路左手剑向焦文期逼去。他这左手剑使的全是反手招术，和寻常剑术反其道而行，焦文期出其不意，连退数步。陆菲青得此良机，左手剑“白虹贯日”向贝人龙刺去。贝人龙识得此招，向右闪让，不料左手剑方位相反，他向右闪，左手剑顺手跟来。贝人龙大骇，躲避不及，急中生智，一摔倒地，几个翻身，滚了开去。陆菲青正待要赶，脑后风生，罗信的钢鞭“泰山压顶”砸了下来，陆菲青双脚不动，上身一让，快如闪电，伸手疾探，在罗信的“幽门穴”一点，罗信的钢鞭仍然砸将下来，但穴道被点，登时软倒，手一松，钢鞭余势不衰，打在山石之上，火花四溅，反弹起来。就在此时，焦文期的三枚琵琶钉已飞到背后，陆菲青听得暗器风声劲急，不论向前纵跳或是左右趋避都已不及，随手拉起软瘫在地的罗信一挡。“嘿”的一声，三枚琵琶钉两中前胸，一中小腹，罗信登时毙命。焦文期见暗器反而伤了自己盟弟，急怒攻心，提起铁牌，狠狠向陆菲青砸去。

贝人龙挺双钩又攻上来，陆菲青长剑刺出，贝人龙见剑势凌厉，向左跃开，焦文期铁牌跟着砸到。陆菲青眼见如回身招架，贝人龙势必又上，敌人虽已少了一个，自己伤处却也越来越痛，当下并不回头，俯身向前，将铁牌来势消了大半，可是毕竟未能全避，铁牌刃锋在他左肩划了一条大口子。焦文期正在大喜当口，忽见白光闪动，白龙剑在面前急掠而过，直向贝人龙飞去。贝人龙大惊，举吴钩剑一挡，虽然挡到，但陆菲青用足功力，以大摔碑手重手法掷出，吴钩之力未能挡开，白龙剑自他前胸刺入，后背穿出，竟将他钉在地下。

便在这一瞬之间，陆菲青突然回身，焦文期未及收回铁牌，只感到脸上一阵剧痛，眼前发黑。原来陆菲青甩出肩上受他铁牌一击，飞掷长剑，回手一把芙蓉金针向他脸上射去，这一下相距既近，出手又快，金针众多，万万无法闪避，焦文期双目全被打瞎。陆菲青乘他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摸之际，一个连枝交叉步，双拳“拗鞭”，当堂将他毙于拳下。

陆菲青施展平生绝技，以点穴手、大摔碑手、芙蓉金针，刹那间连毙三敌。

荒山上寒风凛冽，一勾残月从云中现出，照见横尸在乱石上的三具尸首，远林中夜梟怪声凄叫，他虽然艺高胆大，不禁也感惊心，撕下衣襟，包了左肩上的伤口，静立调匀呼吸，然后将宝剑拔起，拭净入鞘。他生怕留下了线索，把焦文期脸上金针拔出藏好，然后把三具尸体抛入荒山岗下。

当时气喘力竭，全身血污，自忖如去投店，必定引人疑心，还是回到李家换衣洗净之后再行离去，那知李沅芷清晨已在书房。等李沅芷退出，他一倒上床，胸口奇痛，竟自昏了过去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迷迷糊糊中只觉得有人相推，听得有人呼叫：“老师！老师！”他缓缓睁眼，见李沅芷站在床前，一脸惊疑之色，旁边还有一位医生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，仗着他内功精纯，再加李沅芷央求父亲聘请名医，购买良药，内伤终于治好了。这两个多月中李沅芷妥为护侍，尽心竭力。

这一日，陆菲青支使开了书僮，对李沅芷道：“沅芷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虽然你未必清楚，但也不见得完全不知。这次我遭逢大难，你这般尽心服侍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我可不能一走了之啦。那手金针功夫就传给你吧。”李沅芷大喜，跪下来恭恭敬敬的叩了八个头，她跟陆菲青读书学文，本已拜过师，这时是二次拜师。陆菲青微笑着受了，说道：“你悟性甚高，学我这派武功原是再好不过。只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沉吟不语。

李沅芷忙道：“老师，我一定听你的话。”陆菲青道：“令尊的所作所为，老实说我是大大的不以为然，将来你长大成人，盼你明辨是非，分得清好歹。你拜我为师，就得严守师门戒条，可做得到吗？”李沅芷道：“弟子不敢违背老师的话。”陆菲青道：“你将来要是以我传你的功夫为非作歹，我取你小命易如反掌。”他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，李沅芷吓得不敢做声，过了一会，笑道：“师父，我乖乖的，你怎舍得杀我呢？”

从那天起，陆菲青便以武当派的入门功夫相授，教她调神练气，先自十段锦练起，再学三十二势长拳，

既培力、亦练拳，等到无极玄功拳已有相当火候，再教她练眼、练耳、打弹子、发甩手箭等暗器的基本功夫。匆匆两年有余，李沅芷既用功又聪明，进步极快。其时李可秀已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。安西北连哈密，西接大漠，乃关外重镇。

再过两年多，陆菲青把柔云剑术和芙蓉金针也都教会了她。这五年之中，李沅芷把金针、剑术、轻功、拳技，都学了个全，所差的就是火候未到，经验不足。她遵从师父吩咐，跟他学武之事一句不露，每天自行在后花园习练，好在她自小爱武，别人也不生疑。大小姐练功夫，婢女看了不懂，男仆不敢多看。

李可秀精明强干，官运亨通，乾隆二十三年在平定伊犁一役中有功，朝旨下来，升任浙江水陆提督，节制定海、温州等五镇，统辖提标五营，兼辖杭州等城守协，太湖、海宁等水师营。李沅芷自小生长在西北边塞之地，现今要到山明水秀的江南去，自是说不出的高兴，磨着陆菲青同去。陆菲青离内地已久，想到旧地重游，良足畅怀，也就欣然答应。

李可秀轻骑先行赴任，拨了二十名亲兵、一名参将护送家眷随后而来。参将名叫曾图南，年纪四旬开外，微留短须，精神壮旺，体格雄健，使一手六合枪。他是靠真功夫升上来的，很得李可秀的信任。

一行人共有十几匹骡马。李夫人坐在轿车之中。李沅芷长途跋涉，整天坐在轿车里嫌气闷，但是官家小姐骑了马抛头露面，到底不像样，于是改穿了男装，这一改装，竟是异样的英俊风流，说什么也不肯改回女装。李夫人只好笑着叹口气，由得她了。

这一日时当深秋，陆菲青骑在马上，远远堕在大队之后，纵目四望，只见夜色渐合，长长的塞外古道上，除了他们这一大队骡马人伙外，惟有黄沙衰草，阵阵归鸦。暮地里一阵西风吹来，陆菲青长吟道：“将军百战身名裂，向河梁，回首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悲歌未彻……”心道：“辛稼轩这首词，正可为我心情写照。当年他也如我这般，眼见莽莽神州沦于夷狄，而虏势方张，规复难期，百战余生，兀自慷慨悲歌。”这时他已年近六十，虽然内功深湛，精神饱满，但须眉皆白，又想：“我满头须发似雪，九死之余，只怕再难有什么作为了。”马鞭一挥，纵马追上前去。

骡队翻过一个山岗，眼看天色将黑，骡夫说再过十里地就到双塔堡，那是塞外一个大镇，预定当晚到镇上落店。正在此时，陆菲青忽听得前面传来一阵快马奔驰之声，远见前面征尘影里，两匹枣骝马八蹄翻飞，奔将过来，眨眼之间已旋风似的来到跟前。马上两人伏腰勒缰，斜刺里从骡队两旁直窜过去。

陆菲青在一照面中，已看出这两人一高一矮，高者眉长鼻挺，脸色白净，矮者满脸精悍之气。他拍马追上李沅芷，低声问道：“这两人你看清楚了么？”李沅芷喜道：“怎么？是绿林道么？”她巴不得这二人是劫道的强徒，好显一显五年来辛辛苦苦学得的本领。陆菲青道：“现下还瞧不准，不过看这两人的武功，不会是绿林道探路的小伙计。”李沅芷奇道：“这两人武功好？”陆菲青道：“瞧他们的骑术，多半不是庸手。”

大队快到双塔堡，对面马蹄声起，又是两乘马飞奔而来，掠过骡队。陆菲青道：“咦，这倒奇了。”这时暮霭苍茫，一路所经全是荒漠穷乡，眼见前面就是双塔堡，怎么这时反而有人从镇上出来，除非身有要事而存心赶夜路了。

行不多久，骡队进镇，曾参将领着骡队轿车，迳投一家大店。

李沅芷和母亲住着上房。陆菲青住了间小房，用过饭，店伙掌上灯，正待休息，夜阑人静，犬吠声中，隐隐听得远处一片马蹄之声。陆菲青暗想：“这时候还紧自赶路，到底有什么急事？”追思路上接连遇到的四人，暗忖这事有点古怪。蹄声得得，越行越近，直奔到店前，马蹄声一停，敲门声便起。只听得店伙开门，说道：“你老辛苦。茶水酒饭都预备好啦，请进来用吧！”一人粗声说道：“赶紧给喂马，吃了饭还得赶路。”店伙连声答应。脚步声进店，听来共是两人。

陆菲青心下思量，一伙人一批批奔向安西，看他们马上身法都是身负武功之人，在塞外这多年，这样的事儿倒还真少见。他轻轻出了房门，穿过三合院，绕至客店后面，只听得刚才粗声说话那人道：“三哥，你说少舵主年纪轻轻，这伙兄弟他压得住么？”陆菲青循声走到窗下，他倒不是存心窃听别人阴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金庸作品全集修订版（全36册）》金庸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702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